

第二七八冊

明倫彙編

官常典

翰林院部

三章一頁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二百六十五卷目錄

翰林院部總論

論衡別通篇

申鑒時事第二集

白虎通諫諍篇

通典史官起居秘書監

文獻通考論學士待制論翰苑

大學衍義補簡侍從之臣

官常典第二百六十五卷

翰林院部總論

論衡

別通篇

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傳穀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絕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行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九卵為體內藏眸子如豆為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絕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申鑒

時事第二集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動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



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成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令者官以其日各書其盡則集之於尚書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常為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為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公主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

白虎通

諫諍篇
王法立史記事者以為臣下之儀樣人之所取法則也動則當應禮是以必有記過之史禮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保傳曰王失度則史書之士誦之三公進讀之是以天子不得為非故史之義不書則死所以謂之史何明王者使為之也

通典

史官
史官肇自黃帝有之自後顯著夏太史終古商太史高勢周則曰大史小史內史外史而諸侯之國亦置其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及鄭書似當時記事各有其職秦有太史令胡毋敬至漢武始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為之卒其子遷嗣卒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自漢以前職在太史當王莽時改置柱下五史記疏言行蓋效古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自後漢以後至於有隋中間唯魏明太和中國倫彙編官常典第二百六十五卷翰林院部

史職錄中書其餘悉多隸祕書大唐武德初因隋舊制史官屬祕書省著作局至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比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及大明宮初成置史館於門下省之南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卑品而有才者亦直焉開元二十五年宰臣李林甫監史以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宜其附近史館諫議大夫尹綬遂奏移於中書省北其地本尚藥局內藥院

起居

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漢武帝有禁中起居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錄其言行與其勳代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其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及宴賓客訓答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領之北齊有起居省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及動作之事以為國志即起居之職又有著作二人掌綴國錄則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敘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以納言統之至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乃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內史舍人下大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龍朔三年改為左右史咸亨元年復舊天授元年又為左右史神龍初復舊

母皇帝御殿則對立於殿左即右舍人矣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凡冊命啓奏封拜薨免悉載之史館得之以撰述焉

祕書監

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熙二年始置祕書監一人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屬太常

以其掌圖書祕記故曰祕書

後省魏武帝又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

卽中書令之任

文帝黃初初乃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祕書改令爲監掌藝文圖籍之事初屬少府後乃不屬

自王肅爲監乃不屬

其蘭臺亦藏書籍而御史掌之

魏薛夏云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

晉武帝以祕書併入中書省其祕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末平中復別置祕書監并統著作局掌三閣圖書自是祕書之府始居於外其監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華嶠爲祕書監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統之

宋與晉同梁曰祕書省

任昉字彥昇爲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

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後周祕書監亦領著作監掌國

史隋祕書省領著作太史二曹煬帝增置少監一人後又改監少監並爲令大唐武德初復改爲監龍朔二年改祕書省爲蘭臺改監爲太史少監爲侍郎咸亨初復舊天授初改祕書省爲麟閣神龍初復舊掌經籍圖書監國史領著作太史二局太極元年增祕書少監爲二員通判省事其後國史太史分爲別曹而祕書省但主書寫勘校而已

漢初御史中丞掌蘭臺祕書圖籍之事至魏晉其制猶存故歷代管都邑置府寺必以祕書省及御史臺爲鄰

雖非要劇然好學君子亦求爲之

魏徵後爲祕書監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自是祕府圖籍粲然畢備

承魏武帝置祕書令及丞一人典尚書奏事後文帝黃初中欲以何顗爲祕書右丞

文帝徵何顗至爲祕書郎月餘顗因事帝令問外曰吾本用顗爲丞何以爲郎按主者罪遂改爲丞時祕書丞尚未轉乃以顗爲右丞

其後遂有左右二丞劉放爲左丞孫資爲右丞後省魏薛夏字宜聲爲祕書丞帝常與推論書傳呼之不名謂之薛君

晉復置祕書丞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

嵇紹司馬彪傳暢王謚等並爲此官

宋爲黃綬餘與晉同齊梁尤重

齊王儉字仲寶爲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獻之梁劉孝綽除祕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又張率字士簡吳郡人遷

祕書丞武帝曰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胃緒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卿定有名稱也

陳隋印綬與齊同歷代皆有

後周柳蚪爲祕書丞時祕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因蚪爲丞始命監掌焉

大唐龍朔二年改爲蘭臺大夫咸亨初復舊掌府事勾稽省署抄目

祕書郎後漢馬融字季長爲祕書郎詣東觀校書及魏武建國又置祕書郎嘗以劉劭爲之出乘鹿車

王肅表曰臣以爲祕書職於三臺爲近密中書郎在尚書丞郎上祕書丞郎宜次尚書郎下不然則宜次侍御史下祕書丞郎俱四百石遷宜比尚書郎出亦宜爲郡此陛下崇儒術之盛旨也尚書郎侍御史皆乘轎車而祕書丞郎獨乘鹿車不得朝服又恐非陛下轉臺郎以爲祕書丞郎之本意也

晉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校閱脫誤進賢一梁冠絳朝服亦謂之郎中武帝分祕書圖籍爲甲乙丙丁四部使祕書郎中四人各掌其一

左太沖爲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中又鄭默字思元爲祕書郎刪省舊文除其浮穢中書令虞松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鍾會左太沖劉隗等並爲此官

宋齊祕書郎皆四員尤爲美職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十日便遷

宋王敬弘子恢之召爲祕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日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

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日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

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日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

無競吾欲使汝處無競之地文帝許之

梁亦然

張續字伯緒為祕書郎固求不遷欲徧觀閣內圖籍

自齊梁之末多以貴遊子弟為之無其才實

當時諺曰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

歷代皆有北齊又謂之郎中隋除中寺亦四員大唐

亦四員分掌四部經籍圖書分判校寫功程事龍朔

中改蘭臺郎咸亨初復舊開元二十八年減一員

祕書校書郎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

著述之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讎校於其中故有校

書之職

初漢成帝時已命光祿大夫劉向於天祿閣校

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右校兵書太史令尹

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伎後以諸大夫楊

雄等亦典校於其中

後漢蘭臺置令史十八人

秩百石屬御史中丞

又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祕書或撰述傳記

後漢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撰光武本紀及

諸傳記又以傅毅為蘭臺令史與班固賈逵共典

校書

蓋有校書之任而未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則謂之

校書郎

明帝召班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後遷為郎

典校祕書又劉珍與校書郎劉駒駘馬融校定東

觀五經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定正文字又楊

忠字子山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又賈章為東觀校

書郎

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

後漢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又馬融為校書郎

中諸東觀典祕書

當時重其職故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

山焉至魏始置祕書校書郎晉宋以下無聞至後魏

有祕書校書郎北齊亦有校書郎後周有校書郎下

士十二人屬春官之外史隋校書郎十二人煬帝初

減二人尋更增為四十人大唐置八人掌讎校典籍

為文士起家之良選其弘文崇文館著作司經局並

有校書之官皆為美職而祕書省為最

祕書正字後漢桓帝初置祕書監掌圖書古今文字

考合同異其後監令掌圖籍之紀監述作之事不復

專文字之任矣今之正字蓋令監之遺職校書之通

制歷代無聞齊集書省有正書北齊祕書省有正字

隋置四人大唐因之掌刊正文字其官資輕重與校

書郎同

貞元八年華校書四員正字兩員屬集賢殿

著作郎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入直

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東觀皆以他官領焉蓋有

著作之任而未為官員也

蘭臺令史班固傅毅洛陽令陳崇長陵令尹敏

司隸校尉孟冀及楊彪等並著作東觀

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官隸中書省專掌國史

衛覬字伯儒以待中尚書典著作

宜改中書著作為祕書著作於是改隸祕書後則自

置省

謂之著作省

而猶隸祕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

李充字弘度為大著作於時典籍混亂充刪除

煩重分作四部祕閣以為永制又曰荀勗以中書

監孫盛以祕書監並領著作孫綽以散騎常侍及

陳壽並為大著作又應亨祖嘉讓著作表曰自司

隸校尉奉至臣父五代著作不絕拜俗以為美談

進賢兩梁冠介幘絳朝服

王隱待詔著作單衣介幘月朔詣於著作省亦

其任也

宋齊與晉同梁制一梁冠而無印綬

以上並大著作

魏氏又置佐著作郎亦屬中書晉佐著作郎八人進

賢一梁冠絳朝服祕書監自調補之

注太元四年詔祕書無監使吏部選佐著作郎有

監復舊又閭集云鄭湛謂祕書監和嶠曰閭纂

可佐著作嶠曰此職閑重勢貴多爭不暇求才按

此則大著作祕監自調也

晉制佐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宋初以國

朝始建未有合撰者其制遂廢矣宋齊以來遂遷佐

於下謂之著作佐郎亦掌國史集注起居梁初周捨

裴子野皆以他官領其職官制與大著作同陳氏為

令僕子起家之選後魏有著作郎佐郎北齊有著作

郎佐郎各二人後周有著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

郎二人佐郎八人煬帝加佐郎爲十二人大唐爲著作局置著作郎二人佐郎四人

注開元二十六年減佐郎二員

亦屬祕書省

注自宋以後國史悉屬祕書

龍朔二年改著作郎爲司文郎中佐郎爲司文郎咸亨初復舊初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製碑頌之屬分判局事佐郎貳之徒有撰史之名而實無其任其任盡在史館矣其屬官有校書郎二人後魏著作省置校書郎北齊著作亦置校書郎二人隋亦同掌讎校書籍若本局無書兼校本省典籍正字二人

注隋著作曹置正字二人今減一人掌同校書

集賢殿書院

大唐開元中置漢魏以來祕書省有其職梁武帝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平陳之後寫書正副二本藏於宮中煬帝於東都觀文殿上東西廂貯書自漢延熹至隋唐皆祕書掌圖籍而禁中之書時或有焉初開元五年十一月於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仍令祕書監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无量總其事於麗正殿安置爲修書使至十二年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殿名集賢改修書使爲集賢殿書院學士五品已上爲學士每以宰相爲學士者知院事初燕國公張說爲中書令知院制以右常侍徐堅副之自爾常以近密官爲副兼判院直學士六品以下爲之侍講學士開元初褚无量馬懷素侍講禁中爲侍讀其後康子元等爲侍講學士修撰官校理官司直學

士文獻通考

論學士待制

按學士待制二官始於唐皆以處清望儒臣俾備顧問其初既無專職亦無定員宋因其制而以三館爲儲材之地故職名猶多元豐新官制其職名之元不附麗於三省寺監者皆從廢革然除昭文集賢二學士元麗中書門下省外獨翰林學士一官在唐以無所係屬而最爲清要故不可廢而諸學士待制則以其爲三館清流未欲遽廢故以爲朝臣補外加恩之官蓋有同於階官而初無職掌矣龍圖閣爲儲祖宗制作之所故其官視三館自後列聖相承代代有宸奎之閣而建官亦如之於是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之官始不可勝計矣野處議其濫及俗吏重駭然職名既多自不容不濫施也又所謂學士直閣者尊卑不同故難概稱於是拾學士直閣之名而就以所掌殿閣呼之遂有丁紫宸奉天章之稱則以爲名稱非便而改以他殿閣然所謂端明龍圖顯謨敷文煥章之類亦俱非人臣之稱謂流傳既久曰某端明曰某龍圖不覺其非宜耳昭文集賢元隸兩省既已敘其事於各門殿閣學士待制與翰林學士元皆無所附隸故敘殿閣於翰林之後

論翰苑

翰苑經筵在近代爲至清要顯美之官而杜岐公通典敘職官獨闕焉蓋學士講讀之官皆始於唐開元之時講讀隸集賢殿故通典於集賢學士條下附載而翰林學士唐史志以爲獨無所隸然自開元建學

士院之後居之者多名流至號內相乃略不敘述則爲闕事矣古人有一事必有一官曹雖歷代沿革不同而所掌之事則一也故通典所載唐所置之官而前代無之者則敘其所掌之事以通於前代如通事舍人唐所制也而其掌則秦漢以來謁者之任也集賢殿書院唐置也而其掌則漢魏以來祕書省之職也然則翰林學士之官獨不可通之於前代乎蓋以言語文字備顧問以翰墨技藝侍中待詔則漢武帝所以處鄒枚嚴徐靈帝所以招鴻都文學之類是也至於出入禁闥特被親遇參謀軍國號稱內相則漢魏以來侍中領尚書事祕書監中書監之類是也若代言典誥之任則武帝所以命司馬相如歷代所以置中書舍人是也但學士院之官所職叢雜不一而其位亦高卑不等唐多以他官兼之中世以後則所掌者制詔而已宋則又以唐所置集賢殿講讀之官隸之元豐官制既行而講讀始去翰林之名自爲經筵之官矣故以經筵附見學士院之後存其舊也

大學衍義補

簡侍從之臣

書岡命王若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蔡沈曰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教亦豈小補哉

臣按穆王此言非但以求助於伯罔而實欲求助於一時前後左右侍從之臣有位者也

國語近臣進規 宋司馬光言於其君曰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陛下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賢英瑋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偽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宜召伏望聖慈少解嚴重細加訪問以廣聰明裨益大政又曰臣屢會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直宿以備非時宜召已蒙開納將謂即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竊意內外之臣必有欺惑天聽而沮難之者其意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與群下相接以壅蔽聰明而固其權寵此豈忠臣之所為而陛下之福耶臣願陛下斷自聖意使之更直聽政餘暇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偽使各竭其智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舍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而聖德日新矣

臣按侍從之臣固當朝夕人主左右無間晝夜者也若惟進見有時第於視朝行禮之時暫爾行立則又與羣臣無異烏在其為侍從哉是以晝則更直夜則入宿非但以備不時宜召萬一官禁有不測之變亦必得人以籌度處置屬筆命辭不然倉卒之間何以應變哉

范純仁言於其君曰本朝設侍從之官自待制諫議

已上學士舍人皆是古來九卿之職朝廷待之恩禮既異士民瞻仰位望亦崇是宜朝夕論思同共休戚今乃忘本徇末擇易舍難只將主判司局便為己之職事人情既務因循朝廷不加考核其間乃有優游緘默養望待遷無愛君憂國之言之盡忠補過之義或有時政得失唯能退有後言處之不慚僅同胡越未必人人苟祿蓋因習以成風伏望明降詔旨督責近侍凡是朝廷闕失並須論列奏陳所上封章其盡心論奏而言多中理者稍加褒進其持祿不言或言而無取者量行黜責如此則庶職修舉朝廷獲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議

臣按侍從之臣非止一類凡在代言講讀之屬與夫給事左右之臣皆是也雖其執事各有主判司局然於供職之外皆當蓄見聞以備顧問進言說以盡規益不可但緘默而已也

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吳澈曰內史猶今之內制翰林之職也

臣按八枋詔於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蓋史官公論之所出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柄有所不公史氏直筆以書之吳澈謂內史為翰林之職蓋以其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猶今學士院之草制詔也然謂之史乃掌文書贊治之名今制併史館於翰林其亦此意歟我太祖皇帝於吳元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為翰林學士於是設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直學士及侍制應奉等官洪武九年詔定百官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三品學士

從三品侍講學士從四品十八年三月始定翰林官制而承旨直學士侍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二員秩五品講讀學士各一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侍讀外此又設修撰編修檢討以為史官皆屬之翰林院焉大學士代言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秘書之屬侍書侍讀則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謂史官者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則並屬於翰林則是今代翰林一司實兼前代諸職其職任尤非他用比也永樂初太宗皇帝又東七人者入內閣專知制誥備顧問參預機務然其秩猶止五品也至仁宗皇帝又於本官上加以卿佐師保其任用尤為重焉歷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淵閣大學士華蓋殿護身殿武英殿大學士云

唐書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元宗初制翰林待詔以張說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後又改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天子私人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

臣按此設立翰林院之始夫翰林之設三代以前無有也然湯誥微子之命之類其體製言辭類非人君所自言者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哉但其名制不見於經典無可考耳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雖無代言之名其端已見於此矣至唐以後始設官以掌王言居禁林深嚴之地爲天子親信之臣人主之心欲有所言欲有所爲欲有所謀欲於廟堂欲有所施設於朝廷欲有所播告於天下喜其人欲有以獎之怒其人欲有以責之皆假諸其手俾代王言以宣其心傳其意必得夫穎敏開通之士諳練該博之才授旨卽得其心聽言卽知其意而言又足以成文

朕意勉再赴職 太宗時張洎欲遷翰林上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 臣按宋歐陽修嘗舉錢惟演言朝廷之官雖宰相亦可難以他才爲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之士不可夫學士之職非有文章之士固不可冒此名也然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韓愈亦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夫所謂文學之士必得有道德仁義之人以處清切貴重之地庶幾可以華國爾苟非其人而輕授之豈不汙是選哉

文又能以成章舉理而不遺其事通今而不悖乎古必得如是之人然後足以當是任苟爲不然徒以其才藻之麗麗言辭之捷給而於治道民情罔有所知君德治體略無所補又焉用彼爲哉

唐元宗開元三年始召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宋眞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爲翰林侍讀學士班次翰林學士

朱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敕勅國書及官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除拜則草詞敕降德音則先進草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漢明帝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侍講於華光殿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講 宋眞宗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爲侍講學士

臣按學士之職不止於代王言而又以備顧問資獻納焉夫然則所用者不獨以其能文辭而已非道足以貫天人學足以通古今才足以適世用者不足以膺此選也

臣按此翰林置侍講及侍讀學士之始唐元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資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侍讀 宋太宗命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直宿禁中以備顧問眞宗視朝之暇卽令講說嘗曰朕聽政之餘惟文史是樂講論經義寧有倦耶 臣按設官以講讀名將資之以講明經義實正凝滯非備其員以美觀聽也官而謂之讀謂之講必執經以侍左右講道以明義理然後足以稱其名焉

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質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遷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論

唐制史館修撰掌修國史

臣按修撰之名始見於此然考之史書又有所謂北門修撰集賢修撰右文殿修撰者皆所謂史官者也

宋置會要所以纂修國史置修國史同修國史修撰編修官檢討官

臣按編修檢討專以修史始見於此前此固有所謂編修官者蓋專以修經武要略爲職屬之樞密院名雖同而實則異也然編修檢討在前代者皆名以官我朝止稱編修檢討云臣嘗因是而通論古今之史官矣夫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所謂史官也我朝開國之初猶設起居注其後革之而惟以修撰編修檢討當國史焉遇有纂修則以大臣爲之監修學士爲之總裁其法制可謂簡而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再不能衰餘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紀善惡以志鑒戒自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才學識三者之長曾鞏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雖然此猶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而足

臣按此設立翰林院之始夫翰林之設三代以前無有也然湯誥微子之命之類其體製言辭類非人君所自言者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哉但其名制不見於經典無可考耳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雖無代言之名其端已見於此矣至唐以後始設官以掌王言居禁林深嚴之地爲天子親信之臣人主之心欲有所言欲有所爲欲有所謀欲於廟堂欲有所施設於朝廷欲有所播告於天下喜其人欲有以獎之怒其人欲有以責之皆假諸其手俾代王言以宣其心傳其意必得夫穎敏開通之士諳練該博之才授旨卽得其心聽言卽知其意而言又足以成文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漢明帝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侍講於華光殿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講 宋眞宗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爲侍講學士

臣按學士之職不止於代王言而又以備顧問資獻納焉夫然則所用者不獨以其能文辭而已非道足以貫天人學足以通古今才足以適世用者不足以膺此選也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唐元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資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侍讀 宋太宗命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直宿禁中以備顧問眞宗視朝之暇卽令講說嘗曰朕聽政之餘惟文史是樂講論經義寧有倦耶 臣按設官以講讀名將資之以講明經義實正凝滯非備其員以美觀聽也官而謂之讀謂之講必執經以侍左右講道以明義理然後足以稱其名焉

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質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遷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論

唐制史館修撰掌修國史

臣按修撰之名始見於此然考之史書又有所謂北門修撰集賢修撰右文殿修撰者皆所謂史官者也

宋置會要所以纂修國史置修國史同修國史修撰編修官檢討官

臣按編修檢討專以修史始見於此前此固有所謂編修官者蓋專以修經武要略爲職屬之樞密院名雖同而實則異也然編修檢討在前代者皆名以官我朝止稱編修檢討云臣嘗因是而通論古今之史官矣夫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所謂史官也我朝開國之初猶設起居注其後革之而惟以修撰編修檢討當國史焉遇有纂修則以大臣爲之監修學士爲之總裁其法制可謂簡而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再不能衰餘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紀善惡以志鑒戒自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才學識三者之長曾鞏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雖然此猶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而足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漢明帝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侍講於華光殿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講 宋眞宗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爲侍講學士

臣按學士之職不止於代王言而又以備顧問資獻納焉夫然則所用者不獨以其能文辭而已非道足以貫天人學足以通古今才足以適世用者不足以膺此選也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唐元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資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侍讀 宋太宗命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直宿禁中以備顧問眞宗視朝之暇卽令講說嘗曰朕聽政之餘惟文史是樂講論經義寧有倦耶 臣按設官以講讀名將資之以講明經義實正凝滯非備其員以美觀聽也官而謂之讀謂之講必執經以侍左右講道以明義理然後足以稱其名焉

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質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遷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論

唐制史館修撰掌修國史

臣按修撰之名始見於此然考之史書又有所謂北門修撰集賢修撰右文殿修撰者皆所謂史官者也

宋置會要所以纂修國史置修國史同修國史修撰編修官檢討官

臣按編修檢討專以修史始見於此前此固有所謂編修官者蓋專以修經武要略爲職屬之樞密院名雖同而實則異也然編修檢討在前代者皆名以官我朝止稱編修檢討云臣嘗因是而通論古今之史官矣夫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所謂史官也我朝開國之初猶設起居注其後革之而惟以修撰編修檢討當國史焉遇有纂修則以大臣爲之監修學士爲之總裁其法制可謂簡而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再不能衰餘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紀善惡以志鑒戒自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才學識三者之長曾鞏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雖然此猶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而足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漢明帝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侍講於華光殿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講 宋眞宗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爲侍講學士

臣按學士之職不止於代王言而又以備顧問資獻納焉夫然則所用者不獨以其能文辭而已非道足以貫天人學足以通古今才足以適世用者不足以膺此選也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唐元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資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侍讀 宋太宗命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直宿禁中以備顧問眞宗視朝之暇卽令講說嘗曰朕聽政之餘惟文史是樂講論經義寧有倦耶 臣按設官以講讀名將資之以講明經義實正凝滯非備其員以美觀聽也官而謂之讀謂之講必執經以侍左右講道以明義理然後足以稱其名焉

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質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遷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論

唐制史館修撰掌修國史

臣按修撰之名始見於此然考之史書又有所謂北門修撰集賢修撰右文殿修撰者皆所謂史官者也

宋置會要所以纂修國史置修國史同修國史修撰編修官檢討官

臣按編修檢討專以修史始見於此前此固有所謂編修官者蓋專以修經武要略爲職屬之樞密院名雖同而實則異也然編修檢討在前代者皆名以官我朝止稱編修檢討云臣嘗因是而通論古今之史官矣夫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所謂史官也我朝開國之初猶設起居注其後革之而惟以修撰編修檢討當國史焉遇有纂修則以大臣爲之監修學士爲之總裁其法制可謂簡而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再不能衰餘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紀善惡以志鑒戒自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才學識三者之長曾鞏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雖然此猶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而足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漢明帝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侍講於華光殿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講 宋眞宗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爲侍講學士

臣按學士之職不止於代王言而又以備顧問資獻納焉夫然則所用者不獨以其能文辭而已非道足以貫天人學足以通古今才足以適世用者不足以膺此選也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唐元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資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侍讀 宋太宗命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直宿禁中以備顧問眞宗視朝之暇卽令講說嘗曰朕聽政之餘惟文史是樂講論經義寧有倦耶 臣按設官以講讀名將資之以講明經義實正凝滯非備其員以美觀聽也官而謂之讀謂之講必執經以侍左右講道以明義理然後足以稱其名焉

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質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遷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論

唐制史館修撰掌修國史

臣按修撰之名始見於此然考之史書又有所謂北門修撰集賢修撰右文殿修撰者皆所謂史官者也

宋置會要所以纂修國史置修國史同修國史修撰編修官檢討官

臣按編修檢討專以修史始見於此前此固有所謂編修官者蓋專以修經武要略爲職屬之樞密院名雖同而實則異也然編修檢討在前代者皆名以官我朝止稱編修檢討云臣嘗因是而通論古今之史官矣夫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所謂史官也我朝開國之初猶設起居注其後革之而惟以修撰編修檢討當國史焉遇有纂修則以大臣爲之監修學士爲之總裁其法制可謂簡而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再不能衰餘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紀善惡以志鑒戒自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才學識三者之長曾鞏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雖然此猶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而足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漢明帝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侍講於華光殿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講 宋眞宗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爲侍講學士

臣按學士之職不止於代王言而又以備顧問資獻納焉夫然則所用者不獨以其能文辭而已非道足以貫天人學足以通古今才足以適世用者不足以膺此選也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唐元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資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侍讀 宋太宗命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直宿禁中以備顧問眞宗視朝之暇卽令講說嘗曰朕聽政之餘惟文史是樂講論經義寧有倦耶 臣按設官以講讀名將資之以講明經義實正凝滯非備其員以美觀聽也官而謂之讀謂之講必執經以侍左右講道以明義理然後足以稱其名焉

以爲一代之良史矣朝廷誠得斯人付以纂述之任儲之館閣之中以爲異日大用之階其所關係夫豈小哉

漢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

臣按此五經博士之始夫五經之在漢有專門之學故當時各設博士以掌之然不徒用以訓詁名義而已於凡朝廷政事之有更張事體之有疑義議論之際博士皆得與焉輒問以經義何當漢之政尚經術猶爲近古也如此後世雖設此官姑備其名焉爾誠能復漢之故事遇國家政事之有可疑者俾文學經術之士皆得以議論其間考古引經以爲可否之決其於明廷議政未必無所補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禧二年始置祕書監一人掌典圖書考合同異

唐制祕書省掌經籍圖書之事祕書郎掌四部圖籍校書郎掌讎校典籍刊正文章宋有祕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曆數之事官有監少監丞屬有著作郎祕書郎校書正字各以其職隸於長貳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監修國史修撰直館昭文亦置直館集賢又有修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

謝絳曰太宗肇造三館立祕閣眞宗景德中圖書寢廣大延天下英俊之士數臨幸親加勞問遞宿

廣內有不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選也

臣按前代藏書之府非止一處而掌書之官非止一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

今代圖籍皆藏內閣所設之官止一典籍焉蓋本朝翰林之官雖有異名實無異職其所儲書非獨以存前代之舊蓋將以資儒臣之考閱講究以開發其聰明以爲異時大用之具也仰惟太祖開基既設翰林院置學士等官又慮人才非儲養作與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命編修張唯等十八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爲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給冬夏衣時賜白金鞍馬太宗末樂甲申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中材質英敏者得修撰會榮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王英王直等二十八人又增周忱爲二十九人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且諭之曰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下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己庶國家皆得爾用命司禮監給筆札光祿寺供飲饌分鈔以市膏燭賜第以爲居止列聖相承按爲故事每遇開科間於進士中選其俊異者如甲申制讀書中祕以儲養之前後得人比諸他進士爲多用之當時有得賢之效書之史冊爲儒者之榮是誠一代盛舉也臣伏讀文皇帝諭榮等有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無志而建功成事者汝等皆今之英俊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爲文必馳驅班馬韓歐

之間古之文學之士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一時諸賢服膺聖訓莫不奮發立志勉進學業皆大有所成就留者擅文學之名出者播政事之譽大哉皇言其所以主張文教作興人才爲世道慮也

一何遠哉三代以下所僅見也嗟乎賢才不易得亦不易知必隨時而取之不限一時必多方以試之不拘一藝然後賢才畢出而無遺苟惟取之於此時而他時則否試之以一藝而他藝則否而欲所用皆得其人難矣臣請著爲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簡擇之餘乃分諸司觀政待新進士詣太學行釋菜禮畢即勅禮部諭俾各錄平日所作文字投獻封送翰林考訂其中有辭采文理其學可進者別出題試之其所試之文與所投之卷相稱即取以預選不問年之長幼質之強弱苟有器識才思者即如故事命官教育以俟其成若其辭鉤棘而意詭異者不在所取三年之後隨其材器而任使之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畱所畱不過三五輩如此則國家儲材以待用者無非通經學古明體適用之儒布諸庶位列於內外者又皆得夫文學博雅之士以錯雜於政事理法之間以潤飾之臣見天下彬彬然多文雅之士儒皆眞儒吏非俗吏凡其製作以華國施爲以輔世者咸有可稱述者矣爲治要務用人要術莫先於此

唐武德二年改內史舍人爲中書舍人臣按此中書舍人設官之始然是官也故隸於中書省故以中書舍人爲名我朝罷中書省尚仍其

舊名雖同而實則異也蓋前代之中書與翰林學士分掌內外制誥以爲兩制蓋屬文之官也我朝之中書舍人則專以書寫爲職耳書者六藝之一漢人謂之小學以試學童爲吏者也夫人能之無庸設官設之始自今日蓋以王言所係之重前代乃屬筆於吏胥殊無慎重之意祖宗以此設官蓋有深意必得夫素通經術深明六書之義心正筆正如柳公權所云者居之庶不汙王言耳苟粗識偏旁而學術無素者尚不足以當此况又粗率側媚而流品非清者哉

以上簡侍從之臣臣按翰林之職以備顧問參議論侍講讀謂之侍從可也而博士典籍舍人等官亦係之侍從者蓋以今制皆屬於翰林故也中書舍人之職雖有專科然所書者學士所草之制况今內閣亦有舍人別書詔勅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二百六十六卷目錄

翰林院部名臣列傳一

周

內史過

史伯

漢

嚴助

晉

陳壽

王隱

孫盛

謝沉

徐廣

北魏

高謐

官常典第二百六十六卷

翰林院部名臣列傳一

周

內史過

按周語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與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驕穢

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播貳明神弗獨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虐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構桀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鄆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日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豈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號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黍盛玉帛往獻焉無有所也王曰就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禮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禮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號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號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衆無以萬夫萬夫有衆在余一人在盤庚曰國之滅則維汝衆國之不滅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

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被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泄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被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徵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擊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况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臺臺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擊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擊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恆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胥秦人殺子金子公

內史典

按周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典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泄之晉侯端委以入

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以宴好內史與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匿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於衡離且獻楚捷遂爲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史伯

按鄭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鄭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鄆爲大號叔恃勢鄆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

丹依驟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茅騁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糾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糾是立蓮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偏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繡能聽協風以成物樂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豷豷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酸夷蒙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豷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姒姓鄆鄆路偃陽曹姓鄆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對姓無後融之與者其在芊姓乎芊姓薳越不足命也蠻芊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嫄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夷伯之後也贏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讓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與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邠之間其家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

曰殆於必弊者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譏諷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故王者居九畹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無樂如一夫如是無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於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制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譏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制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譏諷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喪喪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喪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喪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瘞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瘞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瘞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謀之化爲元龜以入於王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并而孕當宣王而

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孤服者方幾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襄襄人褒姒有獄而以爲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會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繪西戎方強王室方驕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中人弗畀必殺之若伐申而繪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繪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疆其陳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就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與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與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與秦仲齊侯姜嬴之偶也且大其將與乎公說乃東寄孥與賄就鄆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驕十一年而懿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

蔡墨

按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育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豢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

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潁川馮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禾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服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譴火勝金故弗克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哀公九年晉趙鞅上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各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漢

嚴助

按漢書本傳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由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舉膠倉終軍嚴慈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良與議議朝觀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舉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舉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閭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慰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通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與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

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劉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篳竹之中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慙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豈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聞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輜而踰領陀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會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糧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裏骸

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匱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竊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適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餘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適足輓車奉餽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露水土居蝮蛇蠱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

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種樹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維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逼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畱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之士卒勞倦越遁出擊之秦兵大破遁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散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茲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數爲固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輔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響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郭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

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會閼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與兵誅閼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燭以不德是以比年凶災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於王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夷相攘使邊疆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親然甚慙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叩治今閼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爲甚多不義又數舉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爲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今者邊又言閼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惑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會未會天誘其衷閼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

行身從使者人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閼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士卒罷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閼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皆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

晉
陳壽

按晉書本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好少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

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嘆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為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荐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頤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按華陽後賢志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受學於散騎常侍譙周治尚書三傳銳精史漢聰警敏識屬文富豔初應州命衛將軍主簿東觀祕書郎散騎

黃門侍郎大同後察孝廉為本郡中正益部自建武後蜀郡鄭伯邑太尉趙彥信及漢中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王王表皆以博學洽聞作巴蜀耆舊傳壽以為不足經遠乃并巴漢撰為益都耆舊傳十篇散騎常侍文立表呈其傳武帝善之再為著作郎吳平後壽乃鳩合三國史著魏吳蜀三書六十五篇號三國志又著古國志五十篇品藻典雅中書監荀勗勸令張華深愛之以班固史遷不足方也出為平陽侯相華又表令大定諸葛亮故事集為二十四篇時壽良亦集故頗不同復入為著作鎮南將軍杜預表為散騎侍郎詔曰作適用蜀人壽良具員且可以為侍御史上官司論七篇依據典故議所因革又上釋諱廣國論華表令兼中書郎而壽魏志有失勸意勸不欲其處內表為長廣太守繼母遺令不附葬以是見譏數歲除太中庶子太子傳從後再兼散騎常侍惠帝謂司空張華曰壽才宜真不足久兼也華表欲兼九卿會受誅忠賢排擯壽遂卒洛下位望不充其才當時寬之兄子符字長任亦有文才繼壽著作佐郎上兼令符弟蒞字叔度梁州別駕驃騎將軍齊王辟掾卒洛下蒞從弟階字達之州主簿察孝廉襄中令永昌西部都尉建寧與古太守階辭章燦麗馳名當世凡壽所述作二百餘篇符蒞階各數十篇二州先達及華夏文士多為作傳大較如此時梓潼李驥叔龍亦俊逸器知名當世舉秀才尚書郎拜建平太守以疾辭不就意在州里除廣漢太守初與壽齊望又相暱友後與壽情好攜陳還相誣攻有識以是短之亦自別傳

按冊府元龜注說陳壽嘗為贈吏為贈所辱故云宦官黃皓竊弄權柄而贈將護無能矯正也

司馬彪

按晉書本傳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為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為睦所責故不得為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為祕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為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攝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雖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餘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為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世

王隱

按晉書本傳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言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部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聊

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裔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虞預

按晉書本傳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差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烟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

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亮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繇薄斂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極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况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減嚴爲之防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復爲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爲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大興二年大旱詔求諫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大晉受命於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闢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煙燼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爲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雖賤必舉高宗文王恩佐發夢拔最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職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貴

于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關者也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尅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獫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守詩稱趙趙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即寇竊之幸脫陛下登封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胡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龜騎點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淠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龍之小醜可不足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春無鎮祖逃孤立前有勁勇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羣公博舉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養婦猶有愛國之言况臣得廁朝堂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轉琅邪國常侍選祕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早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設伐擬於震電推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問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